





日知錄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
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二十七年安王十
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
王三十五年子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
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

言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春秋時猶
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
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
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
志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
而後人所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
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簿之敝漸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
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
義理親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
而如董生之言正諷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
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

耳此孔子所
萬世師也

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
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
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
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
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
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
禁上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正義曰殺壯豬也左氏定
盡歸我艾殺寄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
者謂淫於他家母師氏曰母云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左氏定之國請自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致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糝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所傳論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可謂

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斯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佩，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嗜術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嗜之爲人，其戒之哉。陸務觀所以爲韓侂胄作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

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

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及其棄經典而尚

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

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

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

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

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

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

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

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

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

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何晏爲開晉之始干寶晉

風俗淫縱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

虛薄爲辨而賤名簡行身者以放蕩爲通而狹節信進仕

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

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

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

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

巨源之論良為
名官

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特屏
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
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
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
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
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
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
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
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
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
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
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係天下然後知係其國係國者其君
其臣肉食者謀之係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
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
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
讜論借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
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
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
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聖人三宗之心
唯李侍御又
是格于帝家
虛之袖而言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淡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鑽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柔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及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

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

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

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繁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丞承騰生簿首為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

為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仕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

策直為禁從矣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

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

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而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

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

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

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

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

陵未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為切

東軒筆錄卷之三十三

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八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口口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軍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

中正之設所以為清議也

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下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先除先注當日鄉論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此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且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俛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搜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歎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較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闕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

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胤。孫叔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饕利者。以名爲酷。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

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

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

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

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

沖素。儒隱之操。淡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有養德丘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存者賜之以謚。先生之號。歿

居不仕。至德中。賜謚。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

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
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
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
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
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松柏彫於歲寒
雞鳴不已於風雨
吾與楊執言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闕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且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爲患由佞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
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
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
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殷劉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
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

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勳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
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
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庶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
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
欲詣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
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
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
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敬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
坐定，敬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為東林諸公大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縈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苾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大雅播遷之餘而思者俊凶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

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閣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掖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

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

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
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
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
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
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
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
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邗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劔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
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僮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
三年變維也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友而亦得審民之道矣。

除貪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賊罪多於朝堂。

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
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
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
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
還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
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
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
懲括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
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

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簞簞而厲廉隅蓋上有

以勸之矣

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在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

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然于文定慎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

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

名反有疑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

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輓納光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

前朝之法也

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輒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

遣戍遼東正統初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母

遂多特旨曲宥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

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

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貴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

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

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
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
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賊吏子孫不得詳舉豈非
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賊罪輕者決杖
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
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
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

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
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
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
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
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
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
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

壻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

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亡無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重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

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使

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

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

也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

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

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

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弼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

齒敘。貞觀七年正月，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

侍衛至德中，兩京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

國忠、王鉷子孫不原。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

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

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

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饗養之象周鼎、檣

杙之名楚書。古人蒸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

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

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

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

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

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

日知錄卷之十三

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
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
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况
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
愛幸遂乃忘殘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
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
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
削爵遷配驩州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
以啓大唐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
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
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
以宇文化及之黨
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
智及受隋厚恩而殘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
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
懲戒制可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
陰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
理之賄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
備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
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家
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躡之釁生為不忠之
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
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
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

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晟之畫。是時壽晟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晟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劔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
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此霍氏之所
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
日之官評其先歿之僮約乎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
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劔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
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
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
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入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太
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
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
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
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

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皆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師古曰監

家務者也及顯光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

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

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

有烝弑之臣清斯濁纒濁斯濁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聞

門必自簡童僕始

光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

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不但招權納賄而

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

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史言吳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

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

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

賁羅募如江北之例鄭康成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

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

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所以勉而為善訟簡風

淳其必自此始矣

閹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

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

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溪以爲恥
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
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
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
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
戒哉

戒哉

全言命之與官止宜處正而問不宜中其所以官至一及人家其家之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
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
謂門包殆勝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
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
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
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
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錫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費貨甲天下
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
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
佛寺暢不敢么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
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

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元微之詩蕭相漢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
無人堪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誠園又以為馬璘
之策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
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髮臣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
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
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
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
家財尋盡嗣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
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
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王鏐家財
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褻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
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
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勝處之吾見今之大
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
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泚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收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狠
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
正自作鄆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
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
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
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
古今同此一轍王荆公詩豈羨京師傳阮嗣宗詠懷詩所
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
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姜伯約事溫公
非實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
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
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
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
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
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學
藝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

蘧園云愚見
今之學僊佛
者未嘗不
求田問舍也

為佛氏之學

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
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守毫時迎
穎州僧正顯館於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
書室親接弟子禮

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上有高士入者如受之無謂元之類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偃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

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

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淡斲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洸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宗大觀四年制
士庶拜僧者
大不恭論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婦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處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爨一門數竈蓋亦汎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其甑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岐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

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

居者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
 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
 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
 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
 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
 貧子壯則出養以為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畷有五男
 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為達至唐姚崇遺
 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
 欲倣陸生之意預為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
 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為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廉父別居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為恥若吳之陳表
 世為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
 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
 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
 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
 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

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居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謂應賦之丁遇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莽大混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余昔年流寓蘄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鄂之

放臣。乃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基。為制新衣。盥浴

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

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

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魏晉間人。以為此

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謂平生早偏露。其日

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薨後。此

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

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

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魏志。蘇司馬順。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

魏志。杜恕。傳。注。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

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

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

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

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

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礪山一

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
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
不擇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
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司馬白曰臣之曰曰大魏之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
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注以城降人下及漢魏而馬日碑
及亡人之下
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覩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
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

羅江東云兩朝
冠劍恨誰司

今訛乃大貧
常誤人又呼
為貧子

稱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讐行若
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
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
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
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
齒於人類者矣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為
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
光瓚部曲以叛
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見史記鄭當
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
悉令諸籍臣名籍謂不稱項王
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
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

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偽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為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之推父協梁湘東土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

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節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為嫌者矣。

舊唐書劉昫撰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卒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八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襄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

豫亦無如之何

廿八日午畢此句狂風
迤邐昨夜更猛云

日知錄卷之十三



德